

遗弃的女儿

[美]露西·费里斯 (Lucy Ferriss) 著

马小越译



The
Lost
Daughter



中国画报出版社
CHINA PICTORIAL PUBLISHING HOUSE

THE
LOST
DAUGHTER

遗弃的女儿

〔美〕露西·费里斯（Lucy Ferriss）著

马小越译

中国画报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遗弃的女儿 / (美)费里斯 (Ferriss,L.) 著 ; 马小越译. -- 北京 : 中国画报出版社, 2015.6

ISBN 978-7-5146-0946-2

I . ①遗… II . ①费… ②马… III . ①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3603 号

THE LOST DAUGHTER by Lucy Ferriss Copyright © 2012 by Lucy Ferri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4) by Guizhou Pinwei Book Culture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riters House,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8489

遗弃的女儿 THE LOST DAUGHTER

[美]露西·费里斯(Lucy Ferriss)著

出版人:于九涛

责任编辑:张光红

责任印制:焦 洋

出版发行: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 33 号,邮编:100048)

开 本: 32 开(880 × 1230)

印 张: 12

字 数: 32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定 价: 36.00 元

总编室兼传真:010-88417359 版权部:010-88417409

发 行 部:010-68469781 010-88417417(传真)

· 目录

序 慕	1
第一章	13
第二章	28
第三章	44
第四章	60
第五章	72
第六章	86
第七章	98
第八章	115
第九章	131
第十章	142
第十一章	150
第十二章	158

第十三章.....	165
第十四章.....	173
第十五章.....	186
第十六章.....	204
第十七章.....	209
第十八章.....	226
第十九章.....	234
第二十章.....	248
第二十一章.....	259
第二十二章.....	263
第二十三章.....	269
第二十四章.....	287
第二十五章.....	294
第二十六章.....	307
第二十七章.....	318
第二十八章.....	322
第二十九章.....	333
第三十章.....	344
第三十一章.....	355
第三十二章.....	363
第三十三章.....	367

序 幕

1993

树木、房屋、田野，一幕幕向后飞驰。一路驱车从湖区公园到斯克兰顿，透过灰蒙蒙的车窗，布鲁克觉得，一切仿佛都只是单调的重复。她扭头看了看身边的艾力克斯，长时间的驾驶让他看起来更加憔悴。她勉强动了动下身，想要驱除那不停折磨着她的不适感，可是一切只是徒劳。于是她继续呆滞地盯着前方没有尽头的道路，没有言语，没有思考，车内浑浊的空气让她作呕，令人窒息的沉默让她想要逃离。不远处依可洛奇汽车旅馆的巨大招牌映在她空洞的瞳孔里。

布鲁克微皱着眉头在入住登记簿上签名时，心中暗暗想道：艾力克斯有五十元，我有三十五元。身上就这么点儿钱还来住旅馆，噢，这主意真是糟透了。转而她又想到刚刚在车上的那一幕，心中更是焦躁。下车前，布鲁克匆匆从车子的储物箱里抽出一沓纸巾塞进内裤。但是一股暖流马上就湿润了它们。她刚想安慰艾力克斯，告诉他有时候就算羊水破了，一两天内也不一定就会生。可话还没出口，腹部就一阵绞痛，布鲁克咬紧了牙，让艾力克斯扶着自己进了旅馆。

“我们进房间吧。”艾力克斯打断了布鲁克的思绪，“好好想想这件

事。”

房间在三楼走廊的尽头。在昏暗的走廊里，艾力克斯一边扶着布鲁克往前走，一边轻声地自言自语道：“我给前台说了，我们不想被人打扰。”

“难道他都不奇怪我们连行李都没有？”

“嗯，他大概觉得我们只是来开房的吧。”

“好吧。”布鲁克有气无力地说道。

“来，”艾力克斯打开了房门，“你快躺着休息一会儿，我们再来想办法。”

布鲁克蜷缩在床上，觉得小腹没那么痛了。但她知道，就像每次痛经时一样，阵痛不会这么轻易就放过她。布鲁克朝艾力克斯看了一眼，在晃眼的灯光下，他脸色煞白，看上去就像马上会晕倒一样。

“我想洗澡。”她说。

“洗澡？嗯，也对，洗个热水澡吧。”艾力克斯边说边走进浴室。

布鲁克从两腿间抽出了那一沓湿透了的纸巾，立刻又有一股液体流了出来。她急忙走进浴室，艾力克斯正在给浴缸放水。她把那一团湿漉漉的东西扔进垃圾桶，然后从挂架上抽下一条浴巾。

“我们把一切都搞砸了。”布鲁克说道，这是她母亲常对她说的话，此刻却从她的嘴里说出。

“不，我们不能这样想，不能这样想。”

“你干吗说两遍？”

“因为我很焦虑，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们该不该待在这儿，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找个人来帮忙，或者把你送去医院，我不知道……”

“先让我洗澡吧，你出去。”

艾力克斯没有再说什么，默默地转身走了出去。布鲁克愣愣地盯着他的背影，突然一阵绞痛又向她袭来。她跌坐在浴缸的边缘，腹部的阵痛让她咬紧了嘴唇。她迅速地脱掉衣服，跨进浴缸里。她的两腿内侧都有了

血迹，就像来月经第一天时那样。她从挂架上扯下一块小毛巾，然后就把整个身体浸没在水中。

痛！

“一，”布鲁克在心中默数着，“二，三，四……”一直数到二十五，疼痛才逐渐退去。她用小毛巾轻轻擦拭着两腿之间的血迹，就像在擦拭着一道伤口。肛门的坠胀感越来越强烈。痛！她闭上眼睛，向后一仰，整个身体靠着浴缸，又默数了起来。

“布鲁克，你还好吗？”

“嗯。”她站起身来。哦，天哪！血还在不停地流，她就像站在一片淡红色的海洋里。

“你是想继续待在这儿，还是走？”

“去哪儿去？”她一边说一边把塞子拔出来给浴缸换水。

“医院。”

“等会儿再说，艾力克斯。”

“你，快要生了吗？”

“我说了等会儿再说。”

“快，水，干净的水。”布鲁克心中默默念着。突然又是一阵疼痛。她听见艾力克斯在敲门，可她紧咬着嘴唇，已经无力再回答他。最后，他从门后把头探了进来。

“天哪！”艾力克斯发出一声惊叹。

“好吧，你也看见了，就是这样。”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在流血吗？”艾力克斯情绪激动地说道。

“怀上三个月的时候就有流血的现象了。记得吗？那天我们还在伊莎多拉家喝茶，她告诉我流产就是一场大出血。”

“你要去看医生吗？”艾力克斯走过来，俯身跪在浴缸旁，轻声地对她说。他的面容看起来那么年轻好看，她不由得想起他的脸颊第一次靠近她的情景，那天她吻了他。

“我也不知道。”布鲁克突然抽泣起来，伴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嗡嗡作响的声音，停也停不下来。

“别哭，别哭。”布鲁克不断对自己说。

“来，听着，布鲁克，我是这样想的。”

“嗯？”她关掉了还在哗哗流淌的热水，蜷起双膝，感到又一阵剧痛向她侵袭而来。

“你还记得那次晚餐时我说的话吗？”

“嗯，记得。你说你想带我去见你父母。”

“不是，我是指在说这个之前。”

“听着，艾力克斯。我们现在不谈这个好吗？我才怀上六个半月，我一定是小产了，你知道吗？”

“好，好，听你的，我们就留在这儿，你都已经熬了这么久，马上就要熬到头了，只是，只是……”艾力克斯顿了顿。

布鲁克用手撑着浴缸的边缘，艰难地站了起来。她隆起的腹部因为重而下垂到髋部，她又扯下两块小毛巾，用它们裹住自己的腰部和肿胀的胸部。

“只是，我不想看到你这么痛苦，我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帮到你。”

“你就做好一件事就行了。”她直直地盯着他，“不要生我的气，无论发生了什么，我做了什么，都别对我发火。”

“行。”他非常严肃地答应了。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缓缓托着她的后脑勺，将她温柔地揽入怀中，她也轻轻地将双臂环在他的腰间。那一瞬间，仿佛时间也停止了，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他们俩同步的呼吸声。

回到房间里，艾力克斯掀开一床被子，将几张毛巾平铺在床上。布鲁克在一旁拿起电话。

“居然不能用。”她朝艾力克斯晃了晃手中的电话听筒，无奈地说。

“谁会介意旅馆的电话能不能用？”

“我介意，我四点钟本来该到家了！现在必须给家里打个电话。”

“打电话要先交二十五块钱的押金，前台那里写着的。”

“这简直是敲诈！”

“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没用完的钱最后会退的。”

“那你还有二十五块吗？”

“还有三十元，如果到四点了我们还在这儿，就打电话吧。”

布鲁克把电话挂掉，然后蜷起双腿躺在床上。

“深呼吸。”看到布鲁克痛苦地咬着下嘴唇的样子，艾力克斯说道，“别憋着呀。”

“我哪里憋着了！”她朝着他吼，然后艰难地撑起来，愣愣地坐在那里，盯着毛巾上的那一小摊血迹。

“我刚刚是不是很大声？”她低声用气息说着话，就像刚刚那一声爆发已用光了她全身所有的力气。

“是有点儿。”艾力克斯伸出手去轻抚她的头发。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憔悴得像一个老妇。

“我不知道你怎么了，你要告诉我啊。”艾力克斯继续说道。

“我不想讲话。”

“布鲁克，听着，我是现在唯一能帮你的人！”

“所以你走啊！没人要你帮忙！”说完后她又背对着他躺下，发出一阵低沉而哽咽的呻吟。

艾力克斯扯了扯她的胳膊，想把她拉近身边。可布鲁克执拗的脾气和查丽——艾力克斯的妹妹——一样，她一动不动，仍然背对着他躺在那里。

仿佛读懂了他的想法一般，布鲁克用虚弱的嗓音说道：“你答应了我的，不跟我生气。”

“我没有生气。”

“帮我揉揉背吧？”

“好。”他脱掉了外套——房间里太热了——然后靠到布鲁克的身

边。在最开始交往的那几个月，他们就经常互相揉背——这是他们之间除了做爱之外的另一种亲热的方式。布鲁克总是赤裸着上身俯卧在床上，艾力克斯则会轻轻地跨上她的背，用指尖从脊柱的两侧开始，缓慢有力地向颈部或胸部延伸。每次他的手靠近她的腋下时，她就把身子微微抬起，好让他的手能顺势滑下，按揉她洁白的乳房。

在床上调整好位置后，艾力克斯将手伸进布鲁克宽大的白T恤里，用手指试探着合适的位置。他想让她放松，让她回想起去年春天他们在一起时那段甜蜜美好的时光，她最近受到的折磨太多了。

“不，不是这儿，艾力克斯。再往下一点儿，对，就是那儿。用劲，用劲啊！”

“哦，亲爱的，我在使劲。”

“对，对……哦，艾力克斯，听着。”腹部终于没有那么疼了，布鲁克坐了起来，她的脸上和身上到处都是汗。

“我觉得——你千万不要对我生气，你保证——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次普通的小产。”

“嗯。”艾力克斯回答道——他知道自己必须故作轻松，不然和即将生产的女朋友在汽车旅馆里还能干嘛呢——“那我们先不去堪萨斯州了，就待在这儿。”

“如果还待在这儿，你会错过比赛的。”

艾力克斯耸了耸肩，说道：“表演赛而已，我可以跟他们说我状态不好，需要休息。”

“我不准备要孩子的，你知道的，对吧？”她想用手指轻触他的脸颊，他却把脸转开了。

“如果我认为你想要孩子，”他一字一顿地说道，“那我早带你去医院了。”

布鲁克沉默了，艾力克斯也没有再说什么。

是的，他没有带她去，因为她不想。

布鲁克突然觉得，也许她从一开始就太固执了。艾力克斯·弗雷泽——眼前这个男人，早就为她做出了理智的安排，可她就是不听。房间里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窗外的阳光已不像正午时那样耀眼。就这样沉默着不知道过了多久，布鲁克觉得去医院的想法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是迫切地想要洗澡——她起码在心中已默念了不下二十次。

布鲁克看着艾力克斯，在那一瞬间，她觉得艾力克斯像极了她的父亲，他右手撑着前额，左手因为疲倦而没精打采地耷拉在一旁。

“我要洗澡。”

“好，我帮你。”艾力克斯回答道。

“哦，不，不行。”布鲁克刚移动了一下身体，腹部就一阵剧痛，她不由得大叫，“孩子！我不能下床！哦，孩子，要生了！怎么办！”

“用力！”艾力克斯连忙压住她的双膝，“布鲁克，天哪，用力！”

剧痛就如汹涌的洪水，从头到脚，肆无忌惮地吞噬着她的身体。布鲁克感觉阴道被什么东西疯狂地撕扯着，骨盆仿佛被千斤的重量压迫，她痛到快要不能呼吸。

阵痛突然停止了，她松了一口气，说道：“我不知道胎儿动没动。”

话音才刚落，又一阵剧痛开始了。

“使劲！使劲！”布鲁克模模糊糊地听见艾力克斯不断重复着这两个字。疼痛使她觉得自己就像被裹在一张巨大的毛毯里，周围的一切声响在她痛得麻木的脑海里，都只是嗡嗡作响的画外音。她咬紧了牙齿，紧闭着双眼，感觉自己痛苦得快要死去。

阵痛不断来来回回地折磨着她，一波又一波痛苦的巨浪，一次比一次沉重的压迫，哦，天哪，她已经没有力气再喊叫了，只能紧紧地闭着眼睛承受着这一切。

几点了？——是过了五分钟，还是两天？——布鲁克挣扎着瞟了一眼床头的时钟，可只是徒劳，她什么也看不清。

“几点了？”她问道，仿佛才从梦中醒来。

“六点十五。”艾力克斯又补充道，“你从三点就开始痛了。”

“哦，糟了，我忘记给家里打电话了。哦，天哪，疼！”疼痛使她难以集中精力再说下去。

“你快不行了，布鲁克。”此时，艾力克斯也是满头大汗，他走进盥洗间，接了一杯水咕噜咕噜地喝了下去。他朝布鲁克示意，问她要不要也来一杯，可是她摇了摇头。尽管这样，艾力克斯仍旧接了满满一杯水，放在了床头柜上。

“快不行了。”他又重复一遍。

“现在别提去医院的事，好吗？快去把电话弄通吧。”布鲁克说完后便哭了出来，她真是累极了。

“我应该帮你接生，就像《急诊室的故事》里演的那样。”

“别傻了，那只是电视剧而已。”

“但总有一些可以借鉴的地方。”

布鲁克躺在那里不再动弹。她听见狭小的盥洗室传来哗哗的水声。不，不该这样，她心中挣扎着。过了一会儿，艾力克斯从盥洗间出来了，他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上，另一只手的手指则从阴道伸进她的身体。

“我摸到了。”他迟疑了一会儿又接着说道，“就像……就像一块凸起的东西挤在这里，还有骨头——你的骨头，或者摸起来很像骨头的东西。哦，该死，我没法把它弄出来。”

“我刚才已经试过了要把他生出来，可是艾力克斯，我现在实在没有力气了，我累极了。”

“要是在医院里——”

“你还是想让我去医院。”

“不，我只是说说而已。”

布鲁克又低声呻吟起来，断断续续地说道：“让我休息一会儿，你下楼去把电话费交了，好吗？”

艾力克斯飞一般地冲出了房间，像是想要逃离什么似的。他一路狂

奔下楼，整个脑海里都是他刚刚将手伸进布鲁克的身体时的场景，他觉得恶心极了。终于来到了一楼，整个大厅被铺上了深红色的地毯，品蓝色的虾状装饰花纹点缀其间。

“你好，”艾力克斯一眼就看见那个接待过他们的服务生，于是对他说道，“我想打几个电话。”

“我们旅馆不允许聚会。”服务生回答道。他留着一脸胡须，油光可鉴，他的下颌左边有一道奇怪的疤痕，他说话时带着浓重的口音。

“不，不是的，我不是要打给朋友，只是……只是打给几个亲戚。”

“我们会留意的，如果有不轨的行为，我们有权力要求您出去。”

“市话。”艾力克斯一面说一面将口袋里揉成一团的钱平铺在一尘不染的柜台上。这时他突然瞅见自己的手背上沾有血迹，于是他慌忙说道，“我能要张收据吗？”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确认，等会儿我们退房结账时你会把押金还给我们。”

“行，行，我给你开张收据。”

当服务生背过身去开收据时，艾力克斯将手背上沾有血迹的地方使劲在牛仔裤上蹭了蹭，然后向窗外瞟了一眼，6号公路上，车子横七竖八地停着。想起刚才在楼上的那一幕，他感到背后像有阵阵冷风吹过。胎儿绝不可能还活着，刚才他摸到的——就像沾满了黏液的橡胶球一样的东西，一定就是死在腹中的胎儿。他没法把它一小块一小块地弄出来，布鲁克也已经筋疲力尽了。如果在医院就好了，医生们一定知道该怎么做，但艾力克斯转念一想，如果在医院，那一切都完了。布鲁克的母亲一定会把他当做强奸犯来看待，而他父亲一定不会允许他继续读大学了，他也会一辈子背上把女孩肚子搞大的坏名声。还好现在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即使是伊莎多拉——五个月前曾教过布鲁克流产应急措施——也认为他们只是想防患于未然。

“没有收据就算了。”艾力克斯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朝服务生说道。

“等着，你拿去！既然我都写好了，拿去。”他一面说着，一面将写好的那页纸一扯，沿着柜台的桌面甩给了艾力克斯。

艾力克斯将收据揉进口袋里，转身推开玻璃门就向停车区奔去。

傍晚的街道，有凉风徐徐吹过。天边的云朵堆积在一起，就像暴风雨来临的前兆。走在街上的人都在猜测着：今天会下雨吗？还是继续干旱下去？蓄水池里的水不知道还多不多？路人们有的正走回家的路上，有的则正准备去看那场艾力克斯即将错过的比赛。他们或交头接耳，或喃喃自语，所有的谈话都是关于今天的天气，仿佛生活中没有其他什么好担忧的。

除了艾力克斯。他的脑袋里此刻只有布鲁克和她肚子里的孩子。

他将车子遥控解锁，迟疑了几秒钟，才将头探进车子里开始翻箱倒柜起来。艾力克斯要找一件又长又细，并且不能太钝的工具来帮布鲁克生产。棒球手套、查丽的不出声的汽车游戏机，后备箱里还有成堆的旧杂志。艾力克斯想起母亲曾经对他说过，这辆车就像一个废品回收站，他一定能找到他要找的东西。艾力克斯移开前排的座位，仔细搜寻着。挡风玻璃的刮刀，曲棍球，半个早已干瘪得不成形的苹果……艾力克斯将东西拾起又丢下，拾起又丢下，他疯狂地机械地重复着这个动作，当他就快要绝望的时候，突然一样东西从百乐餐的餐盒里掉了出来，是那把母亲找了很久的不锈钢勺子——还黏着菠菜渍和餐巾纸的碎渣！

“找到了！”他不由得叫出了声。

电梯开始上升，拿着勺子从停车场跑回旅馆的艾力克斯觉得自己的心脏就快要从喉咙眼跳出来，那感觉就像他要乘坐这电梯冲向宇宙。在电梯到房间长长的走廊上，他几次都险些跌倒，整个世界安静得只剩下他“怦怦”的心跳声。

房间里，布鲁克已经在打电话了，她的声音听起来中气十足，只有艾力克斯知道那一定是布鲁克忍着万分痛苦强装出来的：“不，不用给我准备晚餐了，我们等会儿可能会去吃比萨饼，对，跟一群孩子在一起，我爱

你，妈妈，再见。”

布鲁克手不停地颤抖着，轻轻一放松，手中的听筒便滑落了下来。

艾力克斯走到布鲁克面前说：“我找到了一个东西。”

布鲁克没有理他，又默默地缩在了床上。

“天哪！”艾力克斯惊恐地看着毛巾上一大摊深红色的血迹。

“我觉得快要生了。”

艾力克斯走近床边，突然他感到一阵眩晕，他感觉自己马上就要晕厥过去。“上帝啊，我不能倒下。”他喃喃自语道。他知道自己不能晕倒，布鲁克还需要他。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血腥味儿，让他想起了他叔叔的屠宰场。

这时，艾力克斯突然想到了他的教练，想起他们半场落后三球时教练说话的语调。他将沾满了血的毛巾裹起来——有好多血渍都溢了出来——拿着它跑进浴室，然后扔进垃圾筒里。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他的抓绒外套。

“能洗干净的，对吧？”

布鲁克没有回答。艾力克斯坐到床边，把手搭在布鲁克隆起的腹部上，然后开始用力向下推。她腹部的皮肤被撑得又光又亮，她的头发在枕头上蹭得零乱不堪。从前那个美丽优雅的女人不见了，艾力克斯从未见过布鲁克这么丑陋的模样，看到心爱的女人受到这样的折磨，他心中痛楚万分。

“我不会走开的！”艾力克斯对布鲁克说，“我去卫生间把勺子洗干净就来，你听见了吗？”

他看见她点了点头，不过也许那只是头部因疼痛引起的抽搐。卫生间被粉刷成了蓝白相间的颜色，吊扇嗡嗡作响，就像一只令人厌烦的大黄蜂。艾力克斯将水煮得滚烫，然后把勺子丢进沸水里，过了一会儿他将勺子捞起来，用小拇指盖刮掉上面的黏着物，然后再用清水冲干净。没有干净毛巾了，艾力克斯突然意识到。他从墙上的纸盒里抽出三张卫生纸

将勺子擦干，回到布鲁克的身边，对她说：“坚持住！”

艾力克斯将床头灯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以便他能看得清楚。窗外传来低沉的滚雷声，闪电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在墙壁上投射下一道又一道煞白的光。

他左手拿着勺子，右手伸进布鲁克的体内。他用勺子碰了碰那团被血包裹着的橡胶球。他的手指摸到了一个圆乎乎的东西——应该是婴儿的头部——他将勺子滑到那团东西的最底部，就像把鞋拔子放进鞋跟一般。接着，艾力克斯一只手用力用勺子推着那团东西，一只手拼命将它向外拉。布鲁克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不要！”

出来了，一个小小的、瘦骨嶙峋的身体！

窗外，黎明快到了，初阳马上就要冲破地平线。昏暗的房间里，艾力克斯抱起那团小东西，刚刚勺子和手的过分挤压，让她皱缩的皮肤有些变形。艾力克斯察觉到自己，在松了一口气的同时，心里竟有几分说不出的喜悦，他不知道这喜悦从何时开始的，也许是当他把小东西从布鲁克的身体里拉出来时，也许是从他看见她的脸庞的那一瞬间开始。她脸上散发着生命最原始的气息，让艾力克斯想到了最初的自己。每一个最初的生命都是那么美好，她就像一张白纸，纯真却又充满神秘，人们永远无法知道她今后会走向什么样的道路，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艾力克斯一遍又一遍地回味着那一瞬间的心情，仿佛想要把它永远地刻在记忆中，可是所有的瞬间都会消逝，唯有时间不会停歇，带着人不断向前走去。